

故事源起

如果說，物種與物種之間的爭鬥是宿命；那麼，同物種裡不同個體之間的相互殘害，則是生存的天職。在陳腐的年代裡，很多人都認為，自己體內的血液之中，流動著渴望戰爭的情愫。認為戰爭可以洗滌人心，可以美化靈魂，可以去除人類過度的文明下蓬勃發展的自私的營利心態。然而，事情真的這麼簡單嗎？人類複雜而醜陋的心思，真能有這麼容易就可以被淨化嗎？即使是有著眾多聰慧絕頂幕僚策士的精密政府組織，也無法抑制其組織過度成長而變得過於龐大後的高速腐化。苦難，就是這麼開始的。而鬥爭，也不斷的以同樣的姿態，輾轉延續。

西元二零八四年，人類在近太空開發的殖民地實驗，已屆完成階段。由於西元二零一七年爆發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使得原本居住於地球的人類大幅死傷，當二零三零年代初葉聯合政府進行戰後人口普查統計時，全球人口數只剩下十二億零五百七十萬的人口。換句話說，連戰前全中國的人口數都不到。然而，雖然人口變少了，地球的居住空間卻並未因此而變得空曠寬敞。在以東亞為起點而爆發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因為某些民生經濟落後的軍事強國對於核子武器的濫用，以及生化武器的大量病毒污染，使得地球生態遭到近乎毀滅的破壞。核爆灰塵進入大氣中的平流層，迅速的擴散遮蔽全球的日光照射，而導致生態系統的覆滅。殘存的人類與生物大多集中於高聳的喜瑪拉

雅山脈與廣大的西伯利亞平原，以期躲避輻射污染的迫害。然而其時地球已不適合人類居住，許多受到輻射污染的嬰孩與胎兒，也逐漸的出現當時醫學所無法控制的病變。於是，為求生命延續，人類，開啓了一道眾所爭議的惡魔之門——量產人造人的研究與實驗。

所謂的人造人，其實也就是基因改良過後的新種人類。在細胞受孕時將不完美的基因加以修正，改造成為各方面能力都近乎毫無瑕疵的完美基因組合，進而發育成為卓越的新人種。基因改造的技術普及之後，人造人即開始被大量生產，以期彌補三次大戰後人類數量與體質的殘缺。於是，從二零三零年代中葉為起點，人類親手將自己漫長的物種歷史，推入了空前的分歧命運。相對於由傳統人體生產形式出生的「自然人」而言，經由基因改造工程培育而成的人類，則被稱為「改良者」。

為了紓解地球的人口壓力與資源耗竭等問題，一個西元二零三八年由北華沙公國聯合研究院所提出的近太空殖民地開發計畫，於隔年正式通過地球聯合政府的決裁，從二零四零年一月便開始投入大量以基因改良者為主的人力資源，如火如荼的展開了太空殖民地的開發計畫。這是繼三次大戰中人類在月球上設立監測與突擊據點之後，首次以建設性為目的的外太空域的開墾行動。

蜜莉安·艾索爾沃夫的父母金恩·艾索爾與芙列達·沃夫亦均為改良者，並且都是地球聯合政府科學研究院的資深研究士。即使身為改良者，艾索爾夫婦仍然認為，非經由自然發生之基因演變都不能被歸類為「進化」的範疇。改良者充其量不過是自然人的改良品種罷了，這與自然界真正的

「進化」，根本是兩回事！然而，當第一代量產改良者的嬰兒潮隨著歲月流逝，逐漸展現出各方面均優越於自然人的能力而成爲人類世界的主要生產力時；驕傲與自卑的對映，逐漸演變成爲輕蔑的歧視，與不滿的敵對心態。這，便是自古以來人類一直都擺脫不掉的宿命。爭鬥的慾望，權力的角逐，自我利益的貪索無度……；這些醜陋的天賦，即使改造了基因，也依然根深蒂固的隨著股紅色的腥郁血液，漂流在每一個靈長類物種顯性亦或是隱性的神經傳導體系之中，伺機蠢動。

上篇 光輝燦爛的歲月

樹蔓延著窗棧纏繞回憶

漩渦般的藤花嬌羞綻放 輕柔地垂落於你我之間

那是 我們都不曾開口說出的愛啊

在第一場春雨之前滋生

紅色的預言降臨於你我誕生的夜晚

無數的細小眼睛 由繁星的空中墜落

憤怒的手指撥開了預言的簾幕

那是人人都爲之驚悚的迷惘之色

緋紅的鮮花隨著纖長的手臂舞動

詭譎地顫動著陰鬱前行的漫長旅途

如果繼續遵循著既定的軌道盲目奔馳

相信不久你我只能看到龍舌蘭的顏色

第一章 蜜莉安的崛起

「如果，你們都因為陳腐而遲滯於現狀，那麼，我就將它擊毀。」

蜜莉安驀然驚醒，全身冷汗。那是什麼？竟然如此真實的：夢境？那真的是夢嗎？呆坐片刻，蜜莉安起身下床，瞥見床頭的時鐘曆，已經是凌晨四點多了。僵硬的伸了個懶腰，試圖將頸背僵直的酸痛舒緩些。蜜莉安推開窗子，趴在窗邊，注視著透過指縫隙流而下的月光，輕柔地照射出細緻的光暈。每當蜜莉安靜靜的凝視著月光的時候，總是會有一種被透視的感覺。透徹淋漓的被理解，與被淨化。不過，殖民地的月亮對於唯美的禱告來說，實在是有點太大了。

今天是一月十六日。每年的今天，地球與殖民地的開發重要官方人士，都會在十三號居住殖民地，也就是蜜莉安目前居住的聖達爾達島的第三區政府大廳舉辦紀念聚會。這已經是數年來的慣例了。從去年開始，蜜莉安也收到了邀請函。這當然並不是因為蜜莉安的學歷或工作對於殖民地的開發有多大的貢獻，今年才剛通過區政府研究院考試的蜜莉安，很清楚自己是因為美好的外表與家世背景，以及受到許多政要人士第二代的愛慕，因而受邀的。

宴會從下午三點開始，從區政府的大廳一直延伸到周圍的廣場，都鋪上了杏黃色鵝絨般的微晶纖維地毯。數以百計的胡桃木小圓桌上擺滿了精緻講究的茶點，陳列著各式各樣令人垂涎欲滴的鮮麗色彩。負責會場的工作人員們一大早便開始裡裡外外的忙進忙出，匆促的腳步彷彿無止盡地快速交錯著。同時手臂也絕不得閒，東拈了幾束景花還沒裝瓶，西就來個大盆雞尾酒要捧桌；若是掌事的叫了起來，還得立刻空下手來幫忙打理調整桌布鋪陳的角度。這是宴會總管比爾·安尼斯頓先生的堅持。正因為那桌布是菱形的，鋪在圓形的胡桃木桌上，根據某位當代的室內設計名人說，一定要使桌布兩兩對稱的下垂部分呈現一比一點六四的完美比例，才能夠使鋪了菱形桌布的小圓桌產生斜邊剪裁不規則垂墜感的視覺平衡。至於究竟是哪位當代室內設計名人的理論，老比爾倒也說不上來就是了。

下午三點，賓客們如雨後春筍般三兩成群的魚貫進入了會場。那些身著曳地禮服，扭著加了厚墊的圓臀，全身晃動晃動著進場的貴婦們，首先總是喜歡以事實上是用來彰顯媚惑的端莊神態，互不相讓地寒暄一番。那情狀聽起來就有如是：一群人正用著圓潤清脆的腔音，此起彼落的唱著以卡農形式為架構，然而卻充滿了公式化寒暄詞彙的詠嘆曲調。身為新進受邀者，蜜莉安當然也是個長袖善舞的此道中人。不過，這必須只限於對男性才能使用。在比自己年長的女性群眾裡，蜜莉安本能地選擇了保持安靜的微笑。哦！這不僅能夠避免掉許多令人生厭蜚言！看看那些把眼睛藏在深邃的睫毛底下，目光緊盯著蜜莉安纖纖合度的腰身，與靈俏神韻的眾多青年才俊們；對於他們來說，

蜜莉安深藏不露的文雅微笑，正一絲不露地滿足了他們處於遲來的青春期裡，對於異性極度渴望的神祕心思，以及那單純是片面認定的溫柔性格的期望。蜜莉安得意的微微垂下眼，輕輕地以微妙的角度抬起下巴，這個角度可以使她的臉形不論從哪個方位看起來都呈現最完美的狀態。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好處是，她可以藉此偷偷的去細數那些正注視著她的目光。蜜莉安每年都會這麼做。畢竟這是在這場漫長虛偽的悶騷宴會裡唯一一件比較有趣的事情。她自嘲的心想：是的！當虛榮心開始因此而偶爾感到滿足時，更將因此而逐年增長啊！而且似乎還真的增長了不少。蜜莉安思及至此，不禁莞爾。嘲笑自己對於醜陋心思的坦誠。

貴婦們的寒暄詠嘆卡農告一段落之後，眾人的注意力逐漸被滿廣場備好的精緻茶點所吸引。

「哦！您得嚐嚐這糕餅，它們真是美味！」

「可不是嗎？檸檬香味的口感真是完美啊！」

「欸！水果烤餅果然還是要配這熱奶茶：喔喔！你們一定得喝喝這個！」

「這是焦糖奶茶啊！焦糖的甜味很細緻，與上等煉乳濃郁香味的搭配真是太棒了哪！」

「哦！親愛的蜜莉安，你怎麼不吃呢？」

卡瑟林·拉塞佛德夫人噙著嘴唇，啪吡啪吡地眨動著扇子狀的長睫毛向蜜莉安關心的問道。蜜莉安早已厭倦了過於精緻的飲食，那使人反胃。她笑著拿起一塊顏色粉嫩的柚香桔皮烤餅，上頭灑著用粗黃糖水煮過烘乾的小碎桔皮，外層的烤皮摸起來細脆嫩軟，聞起來也有一股很別緻的柚子香味。

捏著餅皮的指腹間也感到溫熱柔軟的內餡似乎有生命般的緩緩蠕動著。

「這種水果烤餅聽說是這次負責茶點的大廚的拿手招牌，你應該多吃一些。」另一位塗著厚厚地深藍色眼影的夫人說著。

蜜莉安輕輕地挑起眉頭，用澄澈不已的眼神說道：

「不，沒這回事！我只是想要感受一下廚師的用心罷了。」語畢，微笑著一口咬了下去。

「哦！你們聽聽她！多麼善體人意的女孩呀！」卡瑟林夫人柔潤的驚嘆著。

伴隨著婦人們戲劇化而無謂的誇張閒談，柚子泥的內餡緩緩的流了出來，蜜莉安用嘴唇接著，濕潤而有力的吸吮。這是多麼悲哀的前奏！蜜莉安心想著。她維持著一貫的文雅姿態，默默地品嚐著由胸腹之間氾濫而開的反胃之感。然而，人類總是爲了要獲得這愚蠢的群體認同，而必須不斷地做著相同甚或更加愚蠢的微瑣之事。不過，這絕對不是毫無意義的！誰都曉得這就是所謂的「輿論」的恐怖力量，蜜莉安心裡也明白。只要能夠掌握住足以影響甚至控制輿論的鑰匙，就可以進而影響世界局勢。這應該也算是無知的年幼野心者，在尚未遭受到任何無法平復的重大打擊之前，天真坦然而輕率的狂妄心思吧！蜜莉安吃完餡餅，啜了一大口清茶，即使是在負面的情緒思維下，蜜莉安必須對自己坦承：說真的，這的確是非常的美味可口！

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種歌頌……

一個充滿了細節的宴會是絕對離不開音樂與邀舞的。事實上，對於大部分與殖民地開發計劃沒

有直接關聯的人來說，這才是宴會的真正目的。一群由區政府出資招募訓練出來的管絃樂手，穿著清一色雪白的制服套裝，或站或坐的被擺置在通往區政府大廳階梯的兩側。那制服是全身純白，看起來很硬挺的布料，並且有著兩顆晶石般閃耀於外套立領上的大顆領扣，那就像是彰顯著他們是區立管絃樂團的徽章一般，區別著佩帶者的地位與身分。蜜莉安拒絕了幾個全身洋溢著陳舊的乏味者的邀舞，她的目光定定的看著其中一個身著白制服的女孩。那女孩看起來有一種獨特的乾淨木質調性，包括她透白乾淨的皮膚與清潔明亮的神情，這都散發著令人深思的木質香味。蜜莉安有趣地瞧著那女孩，順手拿起酒杯，放任心情如獵鷹般地鼓動著發亮的眼神。那是任何一顆飢渴的心靈都會為之瘋狂的訊息，一如乾燥的沙漠焚風般炙熱灼燙。蜜莉安喝了幾口陰鬱的紅酒，甜潤的酒精順著咽喉滑入體內，冰清地確實舒緩了腹腔中乾烈灼熱感，並將她的邪惡，由全身數百億個毛孔中煙醺裊裊地揮發了出來。蜜莉安抬眼一笑，須臾之間的神態驀然媚惑不已。

環顧四周，受邀與會的人之中，其實百分之七十是與殖民地開發計劃無關的政要親友；真正有參與研發計劃的研究員只有其中的百分之五，而另外的百分之二十五則是所謂的政要權貴。雖然是以紀念殖民地開發成功的名義而例行舉辦的宴會，但是真正會為此宴會感到興奮而精心準備的通常都是那些沒有實際自身貢獻的政要親友們。她們會打扮的花枝招展，互相較量。例如拉塞佛德夫人便是一例。她們關心的，通常除了自己的外型美麗與否之外，剩下的，就只有丈夫的工作狀況（說出去是不是很體面）；與孩子們的學業發展（和別人家的狀況比較起來是不是值得誇耀）等等。蜜

莉安轉身注視著聚集在古羅馬風格的石雕細石噴水池旁的一群人。托家世背景的祝福，年輕的權貴子弟總是風流浪漫，毫無憂慮地恣意優雅。如果是以外人的眼光來看的話，蜜莉安毫無疑問的也算是其中的一分子，而且更是其中的才貌出眾者。總是打扮的有形有款，輕鬆而毫無負擔的與眾多與她一樣優雅的男士們交往著。其中最令人稱羨的，便是殖民地第十七區總理大人金恩·拉塞佛德的獨子，賀菲斯鈞。這位年輕英俊的小夥子是目前殖民地政府中最炙手可熱的當紅新人，而他也才剛從父親手裡接下殖民地自動防衛武裝部隊第十五區指揮長的高階職務。這位不知道為什麼總是看起來很憂傷的年輕人有著超乎常齡的陰鬱與沉靜，他有著唯一一雙沒有為蜜莉安詭譎的紫灰色瞳孔所癡迷的水藍碧眼；然而，賀菲斯鈞卻是這些年輕人之中，唯一能夠得到蜜莉安那冷霧般地雙眼所凝視、認同的幸運王子。

體面的場面話對於這樣的一個奢華的場景就猶如是滑溜的潤澤劑一般異常重要，而蜜莉安也很清楚，自己該如何去扮演這樣子的一個角色，好讓自己能夠被這個孔雀般華麗的宴會所需要。當然，蜜莉安與賀菲斯鈞早已是舊識了，賀菲斯鈞·拉塞佛德並不單單只是蜜莉安·艾索爾沃夫的舊識而已，更是她的未婚夫。

蜜莉安以最典雅的姿態走向賀菲斯鈞身邊，立刻有眼尖的少男看見她如女神般地翩然降臨。少男名叫迪兒哈尼·貝洛克，是個外貌看起來猶如女孩子般細緻的少年。他的確看見蜜莉安朝向自己這邊徐徐走來；他也能確察到蜜莉安女神般的美麗姿態；一切都猶如蜜莉安心中所分析推演的數

據般精準中的。畢竟，迪兒哈尼不過才是個閱人極少的十五歲純稚少年而已，這樣的心機用於他的身上，實在也綽綽有餘。迪兒哈尼睜著渾圓水亮的兩隻大眼睛盯著蜜莉安，臉上勾勒著純善的驚喜表情，伸手拍拍賀菲斯鈞，開心喊道：

「是蜜莉安！賀菲斯鈞，是蜜莉安耶！」

賀菲斯鈞聞言轉身，注視著蜜莉安的眼神充滿了親切的柔光。

「尼爾！」蜜莉安專注地看著賀菲斯鈞漂亮的臉孔；尼爾是她對賀菲斯鈞的暱稱。

「妳覺得她很特別？」賀菲斯鈞輕聲地問蜜莉安。

「誰？」蜜莉安沒有反應過來，睜大眼睛看著賀菲斯鈞說道。賀菲斯鈞就愛她這樣，因為這與她扮演著「宴會中最受歡迎的新進研究員」時沉穩的媚惑神情截然不同。是真正的蜜莉安，二十一歲的蜜莉安，只對他表現坦承的蜜莉安。

「那個拉中提琴的女孩。」賀菲斯鈞輕輕地以頭示意方向：「妳剛才一直注視著她呢。」

蜜莉安轉頭看了一眼方才使她甚至有些微醺的女中提琴手，嗯了一聲，輕輕地握住賀菲斯鈞的手。說道：

「嗯：意外地是個很適合這種腐敗聚會的女孩呢！」

賀菲斯鈞聞言大笑：「怎麼說呢？」

蜜莉安斜著頭思考了一會兒說道：「嗯：類似可以降低血膽固醇的感覺。」

「啊，這樣啊。」賀菲斯鈞雖然覺得好笑，但卻似乎是可以理解蜜莉安這脫序的思考模式的。

賀菲斯鈞陪著蜜莉安陸續話了些家常，親蜜地挽著手在廣場四處閒逛。蜜莉安放心地開始像個孩子般地滔滔不絕的說起研究院的事情，而賀菲斯鈞只是微笑的聽著，聽著。有的時候，賀菲斯鈞會覺得他們之間感覺上並不是所謂的戀人關係；儘管他們的確都深深的為彼此而著迷。但是與這樣單純的著迷比較起來，賀菲斯鈞自己認為，那種由信任衍生而成的包容力，使他們之間存在著一種更甚於一般戀人的微妙默契。有時賀菲斯鈞可以從蜜莉安的眼神中感覺的出來，只有他才能夠擁有的「放肆的信任」。那是一種義無反顧的瘋狂因子，賀菲斯鈞很明白蜜莉安甜美優雅的外表下毫無疑問的有著這種傾向；極端的偏激意識。然而，真正令賀菲斯鈞擔心的，是蜜莉安把自己這種極端的強烈情感，隱藏的太過於完美了。不過即使如此，惟獨蜜莉安面對著賀菲斯鈞時所坦然流露的平靜與信任，始終沒有改變。這使得賀菲斯鈞既感動又驕傲，但同時也陷入了另一種擔憂之中；他甚至會擔心，如果有一天自己因為某些不得不的原因，而必須放開原本緊握住蜜莉安的手的話，蜜莉安恐將完全的封閉自己，而後狂亂而亡。不過或許，這只是賀菲斯鈞自己太過於庸人自擾罷了。這是一個藝術家所應具備天馬行空的幻想力，與同時身為一個科學家的理性自負。

年輕時的賀菲斯鈞，也曾有著如此唯美的浪漫心思啊！

賀菲斯鈞驀然無緣由地感到一陣悸動，這或許就是那眾人追求的虛無浪漫；而自己則正身處於

其中。然而，這樣的心思，卻又比「浪漫」的本質，來得更加唯美。這也許會是往後四十來歲時的自己，對於二十年前一場絢爛的宴會中，與蜜莉安共度的那個美麗午後時光，所做出的回憶與感嘆吧！

樹蔓延著窗檯纏繞回憶

漩渦般的藤花嬌羞綻放 輕柔地垂落於你我之間